

季漢書



季漢書



季漢書卷八十七上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族孫

志桓全校

方技列傳上

李意其蜀人也世傳文帝時人昭烈將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至帝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出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大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帝不悅而自將征吳大敗還忿恥發病崩人乃知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卽是言帝崩意

葛元丹陽句容人也煉丹得秘術世號葛仙公每飲酒醉常入陂水中卧竟日乃出從孫權遊洌州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沉淪權甚張恨明日使人鈎求公船而

登高以望焉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
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
得卽委之

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有諸方術孫權聞之徵象至武昌
甚敬貴之稱爲介君爲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
金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權與論鱸魚何者
最美象曰鮠魚爲上權曰論近道魚耳此在海中安可得
邪象曰可得也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埒汲水滿之并求
鈎象起餌之垂綸於埒中須臾果得鮠魚權驚喜問象曰
可食不象曰故爲陛下取以作生鱸安敢取不可食之物
乃使廚下切之權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齏甚好恨爾時

無此象曰蜀薑豈不易得願差使者可付直權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訖復閉目使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薑時吳使張溫先在蜀旣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使人買薑畢捉書負薑騎杖閉目須臾已還至吳廚下切鱠適了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微妙劉璋時辟爲從事昭烈定蜀以瓊爲議曹從事後帝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

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爲當途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途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因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

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得其指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途高此何謂也舒曰當途高者魏也羣承舒學專心候氣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

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卽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
夜凡有氣候無不見之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爲師友
從事建安七年越巂有男子化爲女人羣言哀帝時亦有
此將易代之象也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鶉尾荊州
分野羣以爲荊州牧將死而失土次年劉表卒曹操據荆
州十七年十二月有星孛於五諸侯羣謂西方專據者皆
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
據枹罕次年曹操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
於羌中被殺秋劉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操攻漢中張魯
降昭烈定蜀署爲儒林校尉昭烈欲規復漢中問羣羣對
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

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諫曰不可
爭軍必不利昭烈用羣言果得其地也初遣將軍吳蘭雷
銅入武都皆沒不還悉如羣言於是舉羣茂才羣卒子巨
頗傳其術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
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乃事權每
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
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劉表將身死國亡也權征
祖不能克明年出軍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賀謂急行卽
破祖也祖軍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
更果得之劉表卒荊州竟分裂矣壬辰範又白言歲在甲

午某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昭烈部衆離
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
而岱所見者人事耳昭烈卒定蜀呂蒙進謀襲關羽權與
近臣議之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權陷荊州使
潘璋邀羽徑路範決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
無聞權問其故範曰時尙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範拊手
曰羽至矣須臾傳羽音問權與魏爲好範曰以風氣言之
彼以貌來其實有謀宜爲之備帝東征權屯軍西陵範曰
後當和親終皆如言權以範爲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
問欲知其術範秘惜之不告權由是恨之初權爲將軍時
範嘗言江東有王者氣亥子之間當大福慶權曰若終如

言以君爲侯及爲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
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欲以
厭當前言輒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爲都亭侯臨出
權恚其吝術也削除其名範爲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親
故交結有終始素與同邑魏騰相善騰嘗有罪權責怒甚
嚴敢有諫者死範謂騰曰與汝偕死騰曰死而無益何用
死爲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死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
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
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
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
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騰騰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

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子足矣奚多爲邪建興四年範
病卒初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殿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
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殿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
臣乃殿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長子先卒少子幼其業
遂絕

劉惔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
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無不
中者輔異焉以爲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建安中
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惔惔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
曰客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時邊鴻作亂卒如惔言惔於
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

篇名儒刁元等稱以爲奇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侍中單甫受學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謂東南有王氣可以避難脫身渡江臣事孫氏嘗過知故知故爲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孫權稱帝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後果如其言達

寶惜其術自闕澤殷禮皆名儒親屈節就學達秘而不告
太史丞公孫滕少師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日矣臨
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齋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
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爲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
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
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今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
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
復省之今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
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婿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達
閒居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
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

耳尙未也後如期卒初權異達言不爽問其法終不語由此見薄不擢用及卒使人求其書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年八九歲卽喜仰視星辰夜不肯寐父母常禁之不可與比鄰兒戲土壤中輒畫地作天文日月星辰言答皆不常宿學者人皆知其有異才矣輅父爲瑯邪卽邱長年十五之父官舍讀詩論語及易本卽開淵布筆辭義斐然同學諸生四百餘人皆服其才琅邪太守單子春聞輅才雋欲見之父卽遣輅造之輅請先飲三升清酒春大喜酌三升使獨飲之酒盡論陰陽之故至日向晚春語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

子游獵之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以茂必能明天文地理
變化之數不徒有言也及父爲利漕利漕民郭恩兄弟三
人皆得璧疾使輅筮其所由輅曰卦中有君本墓墓中有
女鬼非君伯母則叔母也昔飢荒之歲當有利其數升米
者排著井中嘖嘖有聲推一大石下破其頭孤魂冤痛自
訴於天也於是恩涕泣服罪廣平劉奉林婦病困已買棺
器時正月也輅占曰命在八月辛卯日日中之時林謂必
不然而婦漸差至秋發動一如輅言輅往安平太守王基
令輅作卦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兒墮地便走入竈中死
又牀上當有一大蛇銜筆小大共視須臾去之也又烏來
入室中與鷺共鬪鷺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

輅曰直官舍久遠魍魎魍魎爲怪耳兒生便走非能自走
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
鷲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其凶知非妖咎之
徵自無所憂也後基卒無患清河王經去官還家告輅曰
近有一怪大不喜之欲煩作卦卦成輅曰爻吉不爲怪也
君夜在堂戶前有一流光如燕爵者入居懷中殷殷有聲
內神不安解衣彷徨招呼婦人覓索餘光經大笑曰實如
君言輅曰吉遷官之徵也其應行至頃之經爲江夏太守
輅又至郭恩家有飛鳩來在梁頭鳴甚悲輅曰當有老公
從東方來攜豚一頭酒一壺主人雖喜當有小故明日果
有客如所占恩使客節酒戒肉慎火而射雞作食箭從樹

間激中數歲女子手流血驚怖輅至安德令劉長仁家有
鳴鵲來閤屋上其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
引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
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鄰婦手殺其夫詐言西家人與夫
有嫌來殺我婿輅至列人典農王宏直許有飄風高三尺
從申上來在庭中幢幢回轉息以復起良久乃止直以問
輅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如何明日膠東吏到直
子果亡直問其故輅曰其日乙卯則長子之候也木落于
申斗建申申破寅死喪之候也日加午而風發則馬之候
也離爲文章則吏之候也申未爲虎虎爲大人則父之候
也有雄雉飛來登直內鈴柱頭直大以不安令輅作卦輅